謝湜曰諸侯伐鄭諸侯也楚之圍許也諸侯自鄭反兵救許得救之道也書遂善之也楚以夷狄伐中國而諸侯救之義事之大者諸侯所同志故稱諸侯

冬公至自伐鄭

謝湜曰伐鄭本志故至以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

謝湜曰鄭未服故齊又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謝湜曰洮之盟王人在會齊侯欲以服鄭也諸侯與王人同列而盟與首止之盟異矣王人雖微王命所在諸侯不可先之以爵要之以事也春秋尊王人於上而諸侯同盟之罪見矣明信義以率邦國王臣之事也王臣下盟諸侯王臣之失道也惇信義以承王

世子尊賢育才敬老慈幼之類是也上明先王禁令下修列國訓戒諸侯載書不歃血莫敢違法以軌于正邦國亦庶幾于治矣故葵丘之會君子美之公羊謂震而矜之叛者九國誤矣雖然服楚之後一會王人會宰周公而卒不能一朝京師桓公之罪也

胡安國曰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

不歃血可謂信矣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此皆歸之
遠者也若使其久假而不歸亦豈不美乎
呂祖謙曰左傳載葵丘之會隱其五命而止曰凡我
同盟既盟言歸于好以孟子五命之事觀之見得左
氏愛仲之深而于桓公之過皆隱而不書如内政之
類皆是桓雖為霸主而于五命之戒亦未免有所犯
故左氏特隱之所以使後世不知桓公躬言之而躬
自蹈之也觀孟子左氏之言其意豈不盡見孟子之

仕為官者世官見得當時大夫已世襲多了桓公已自無整頓處所以只說士且舉小者言之士既世官其位必有虛曠桓公又恐復用他子弟以權攝又戒諸侯曰官事無攝士既無世官其子弟又無攝則其為士者必取其賢才而用之取士必得又須是果得賢者方可葢桓公與他改了條貫所以如此戒他如晉惠公殺慶鄭及殺里克之類是也五命曰無曲防正如戰國策所載西周欲為稻東周不下水戒他不

奚齊不可以主社稷當與顧命大臣明大義以告宗廟而後更立可也獻公既死君命定矣而又奚齊未有大惡克以豫立自任擅殺奚齊是以臣子抗先君之命也里克之亂書曰殺君之子以罪里克之逆也春秋于奚齊稱君之子而獻公立庶之惡由此見矣於君之子稱殺而里克犯命之惡由此見矣然則君命雖重行不以正則咈人心臣志雖正行不以順則淪逆惡是故以正行命者君之道也以順行正者臣

之道也

胡安國曰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善惡靡不明且公也其所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

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為人彘者

呂祖謙曰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里克既欲殺奚齊何故却先說與荀息葢息亦不是無能之人觀其取虞虢亦不可謂無謀其託孤受遺不可謂無權葢當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謝湜曰奚齊遇難荀息守君命復立奚齊弟卓荀息顧命大臣也卓以顧命大臣之所立至于今其嗣立已踰年矣春秋待之以君以其君位已定也卓之難荀息不食其言以身死之可謂忠于其君矣故書及以顯其忠書大夫以示能死職獻公之終也重耳於次為長立重耳義也立奚齊立卓非義也奚齊既死里克以卓為不可立與羣臣以大義爭之於初可也

胡安國曰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殺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傳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及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嫡立庶之禍者故成其臣之名以正其殺逆之罪克雖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于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

既從君于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于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朱熹語録或問春秋書晉殺其大夫荀息是取之否曰荀息亦未見有可取者但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

高祖篡周韋孝寬初甚不平一見衆人被殺了他便降反教隋公添做幾件不好底事荀息固是不是只是他辦得一死亦難事或云里克當獻公在日不能救正及後來又却殺了奚齊曰此等事直是難說獻公在日與他說未必聽怎生奈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又問胡氏以荀息為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如何曰荀息便是不可以托孤寄命了問聖人書荀息與孔父仇

牧同辭何也曰聖人也且是要存得箇君臣大義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謝湜曰北戎欲病許故與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謝湜曰里克殺君之子弒其君及顧命忠臣春秋不以討賊之辭書者獻公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以奚齊及卓繼位皆非國人所欲也故里克之罪雖大國人有弗怨之心其殺之也非衆討而棄之也惠

公以國法殺之而已故晉殺里克不書人罪獻公失人心也

胡安國曰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詞書者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弑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則謂克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臣聞命矣伏劍而死若惠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

罪矣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為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于多忌濫刑危其國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

謝湜曰夫人聲姜也僖公目覩文哀之不制而不知察患于微失閑家之道矣書陽穀之會著其襲亂也

黃遠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國慕義背夷即華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兵守城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中國之義矣滅弦滅溫皆不書伐滅黃而必書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

春秋集義卷二十

凡為國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為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為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伯羞稱桓文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曾西不為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

呂祖謙曰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遷杞便與遷邢不同此見齊桓公葵丘會後驕心生凡事皆不如

敗有慶鄭不能用固是如此然亦非晉侯不能用慶鄭慶鄭自以很戾不能用其材耳學者治心養氣須當下十分工夫看慶鄭于是非邪正之理論馬之曲折事務無有不曽講者今却如此盖縁慶鄭不知治心養氣之工夫學者于治心養氣不可不知其先後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程頤曰隕石于宋自空凝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

變也書五謹其數也星曰星隕石曰隕石者星以隕為異石以隕之示譴故也福善禍惡天之常理灾異之來皆緣政治故夷伯廟震書曰震夷伯之廟者以天惡夷伯而震之也石隕于宋書曰隕石于宋者以天禍宋公而隕之也謂之廟震則廟自震而已謂之石隕則石自隕而已天事何與于人哉故春秋每因天變推天意以示譴戒使賢君觀之可以知天庸君觀之亦以自警

又曰沴氣積于空中鷁飛為沴氣所閡故退飛書六

謹其數書宋都謹其地政治舛于下而徵禽逆于上

故書六鷁退飛之異

胡安國曰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于物象之變亦審矣此宋異也何以書于魯史亦見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者矣何以不削乎聖人因灾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于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

謝湜曰鄫季姬十四年遇于防十五年歸十六年卒魯女惟嫁為諸侯夫人則公為之服失親親之道
胡安國曰内女嫁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則必記其葬然而有不記者此筆削之旨非可以例求者也宋伯姬在家為淑女既嫁為賢婦死于義而不回此行之超絶卓異者既書其葬又載其謚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能自克以禮恃愛而行雖書其卒因奪其葬所以謹夫婦之道正人倫

呂祖謙曰僖公中卷正是桓公末年伯業漸漸衰處故號令紀綱到此與前日甚不同淮之會謀鄫舉城鄫一段便見得役人病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夫以桓公節制之盛初時一箇服楚遷邢封衛會諸侯役之所向無不如意及至末年欲做一件事也做不得同一桓公也何故昔强今弱如此蓋自葵丘之會志得意滿自放縱故伯業漸衰且如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乃使孔達侵鄭不

漸成伯業孝公有桓公見成規模反不能成伯業論此深為孝公惜也此固可為孝公惜然而管仲為桓公之大臣全不能立些根本以薦引賢人而在其國徒能以一身盡忠而事君更不能謀身後事但區區屬孝公于宋襄故終無益也

春秋集義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二十二

宋 李明復 撰

僖公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謝湜曰桓公卒國嗣未正公子無虧長孝公幼宋襄伐齊立孝公非正也伐人之喪立非其正非義也

呂祖謙曰管仲卒桓公一死五公子便爭立葢緣管

仲不曾下得正心誠意工夫而桓公亦不知此乃急于一時之功利所以致五公子之禍孔孟所以不肯削就者正恐如此孔子所以稱其小器者正謂此爾

又曰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五公子各有黨論管仲豈不賢于咎犯之徒何故管仲去托宋立世子至桓公一死諸公子便亂此見得齊家法不正自是如此晉之家法正所以其後如此之遠如齊桓夫人六人管仲既有三歸之失豈能正其君此夫子所

以有小器之稱

夏師救齊

謝湜曰齊立無虧正也四國伐齊非正也僖公以四國伐齊非正而出師救之鄰國之義也書救齊善之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程頤曰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齊師敗績書敗責齊臣也

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愛亂長幼之節其可哉獨不見宣王與仲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狄救齊

程氏學曰夷狄救中國則中國之衰而諸侯惡甚可知矣十七年齊侯小白卒十八年春宋曹衛邾伐之五月宋又戰焉齊新有喪而諸侯加兵不道如此狄乃能行義以兵救之聖人哀中國無王諸侯怙亂滅

主然則用鄫子宋之命也春秋獨責邾子而貶之也
襄公肆為不道其罪不待貶黜而見矣邾文公固宜
守義諫爭堅執不從豈可畏大國之威而助之為虐
哉故宋襄盟用鄫子而春秋惟責邾人鄫子失國不
名者强國以畜産待鄫子而春秋尊鄫子以諸侯而
不名所以深責强國也

吕祖謙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
東夷蓋東夷畏鬼宋襄公因其風俗而用之以祭又

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于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于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已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景削七國而吴楚叛東都疾橫議而黨錮興唐文宗切于除奸而訓注用故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推見至隱如化工賦

像弁其情不得邈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故春秋
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衛人伐邢
謝湜曰邢人引狄伐衛故衛伐邢
呂祖謙曰衛侯伐邢師興而雨緣邢無道衛人怨恨
之深至師興適然而雨令邢方無道諸侯無伯是當時
人不以宋襄公為伯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强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呂祖謙曰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齊在當時亦不有功于陳只是遮護得他所以如此此見宋襄公暴虐已甚若孝公稍能自立亦可以繼伯當時人心已自屬于齊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謝湜曰延廐因舊而飾之故言新南門改而建立焉故言新作新作南門譏其侈舊制也

胡安國曰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用民力于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

勞民為重事而况輕用于所不當為者乎然僖公嘗
修泮宫復閟宫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
書者宫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為
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戒之意深矣
夏郜子來朝
謝湜曰郜姬姓國
五月乙巳西宫災
謝湜曰西宫公别宫春新作南門夏西宫災然則宫

相為消長宋襄欲成伯業反求諸侯于楚便不能攘夷狄尊中國與齊晉皆異此伯業所以不成宜其見辱于楚也然宋襄公之終始此一卷大可見若去事迹上看無緣看得出觀其初用鄫子于次睢之社那時之暴虐雖桀紂不過如此及其泓之戰不禽二毛其慈仁又如此若以事上看甚難曉若以理推之其仁其暴雖不同其失則一此皆是襄公一箇昏暗處惟其暗于前故欲徼一時之福而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惟

執辱中國君長而上下無力諫之心將何以抑強夷
而尊中國哉故襄公之被執也春秋以諸侯與楚同
惡而罪之也宋公不名罪未絶于國也盂之會楚始
與中國行會禮故楚稱爵而位列陳蔡上著其強也
盂宋地
胡安國曰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
惡于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
聽而莫之敢違其不勇于為義亦甚矣故特列楚子于

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為文夫以楚之强豈能勝秦五國之衆何弱于趙然澠池之會藺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秦雖虎狼猶不敢動況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于荆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直楚曲其義已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屈矧南面之君也哉然春秋為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戎狄尊王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豈

謝湜曰郲人將滅須句故伐郲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謝湜曰楚子使宜申以宋捷遺魯將以耀其功而振其威也楚子貶稱人者罪其以夷狄執中國之君也

軍捷書來獻抑夷狄之强也不書宋捷不使楚捷于宋也會書爵獻捷書人以示奪爵而人之也

胡安國曰不曰來獻宋捷爲魯諱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爲魯討者拒其使

國之命也

春秋集義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二十三

宋 李明復 撰

僖公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謝湜曰以邾病須句伐邾公復取須句所謂以燕伐燕其惡均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

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緐不殺而

宋公書及以深貶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謝湜曰楚之敗宋也齊孝公失救之之道且又乘宋

之敗伐其國圍其邑惡之大也

胡安國曰齊伯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于泓荆楚

之勢益張矣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患災畏簡

書之意又乘其弱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

故書伐國而言圍邑以著其罪然則桓公伐鄭圍新城何以不為貶乎鄭與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攘夷狄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殘中夏也其事異矣美惡不嫌同詞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謝湜曰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未有不終于敗者也襄公以庸闇之才貪遠大之業方其盟于鹿上也志欲合諸侯朝齊楚豈知後之執敗身亡為天下笑

胡安國曰按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預以為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終其身故仲尼于其卒以文貶之此說是也或曰信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爵次以見襃貶不亂名實乎曰春秋固天子之事也而尤謹于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記曰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魯桓弑簒滕首朝之貶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變之貶而稱子存諸夏也

氾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著王之不能有其國也自內
適外曰出居其所有曰居王者以天下為家自諸侯
專土地人民而王于天下始有內外之辨故襄王適
鄭稱出以明列國非王有也春秋正分義治奸逆列
國境土不與諸侯得專故襄王在鄭稱居以明海內
皆王土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鄭人入滑王為滑請鄭不聽命王
怒使頹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為后

謝湜曰咲氏謂莒慶為魯釋怨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謝湜曰三國兩月再盟詩所謂屢盟是也諸侯相與無信雖相結猶以為疑故盟而又盟諸侯有故大夫以君命受盟他國可也大夫沿君命與諸侯會盟啟亂之道也其後列國政在大夫其禍蓋源于此

呂祖謙曰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蓋莒是齊屬國魯又近齊以其私盟他所以來討若無關係他非

為楚之君者皆稱熊

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謝湜曰以楚師伐齊以夷狄之衆伐中國也以楚師取穀以奪邑之利示夷狄之衆也召夷狄寇攘中國必始于此矣無晉文復興于後則中國將淪胥為夷也伐齊取穀書楚師著其召禍也

胡安國曰楚强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已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為已有

失正甚矣患之起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謝湜曰杞伯東夷其來朝也衣服儀飾皆襍夷故降爵稱子

呂祖謙曰杞本侯爵令貶爲子此非春秋所貶亦非時王所黜大抵夷狄無過于子令杞自用夷禮故曰子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謝湜曰春杞子來朝秋公子遂帥師入杞然則杞子

之來以難故也以難來朝而魯師猶入其國所謂事
之以皮幣犬馬而不得免焉者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程頤曰楚稱人貶之為合諸侯以圍宋也
謝湜曰中國衰微夷蠻得志故楚帥諸侯從楚圍宋
則楚為宋患非特圍緡而已自齊桓没中國空虛楚
執宋公敗宋師伐陳伐宋圍陳圍緡合諸侯圍宋中
國幾為左衽之地矣楚人序諸侯之上楚子也楚子

春秋集義卷二十三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